

辰

12

經30
8947

1105

=109



夏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八

上小雅詩後箋

南菁書院

涇胡承琪墨莊著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駉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

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

王至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

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

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

知先王斥大王季蘇穎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

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卽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琪案周公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

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
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奧論曰
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
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
閒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
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
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
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
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
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
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
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
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
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
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
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
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
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琪案王氏以二南
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
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
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為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為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為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為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為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湔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即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

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為二南不言國

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畱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為豫州其南為荊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江沱之間即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而言其說可信至於為汜為潒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為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為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

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眾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眾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箏者南箏二南之箏也箏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箏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鈎命決之書敘載四夷之樂適有

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珙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今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竝列於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繫采蘋則又以爲出於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

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為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為二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為大似君子為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為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為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為近之惠研雞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為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為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

于文王大姒而周公隸之為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為后妃夫人者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幽雅頌有專為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為

之者也

韓氏怡讀詩傳謂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為文為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雖稱文母並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傅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為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

王求得大姒為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疑難蠶起崔銑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閒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為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

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
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
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
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
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
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
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滅商七年
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
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妣之年少爾鄒忠允據纘女維
莘之文疑大妣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間詩學用其說且
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
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
殷告叔曰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
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
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考之蓋以五十歲
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妣爲文王之始配以古
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妣必將
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
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
妣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
亦足據矣承琪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
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記曰親皆沒己

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妣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鷺釋文本亦作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

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揚雄許慎以爲白鷺而白鷺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鷲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深有鳧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閒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深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鴝鳩風土記疑爲蒼鷲馮元敏謂狀似鴛鴦方以智通雅定爲屬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

稽之言皆可無庸置辨

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鷲也案鷲當爲鷲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

蒼頡解詁鷲金喙鳥也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摯至也讀若摯爾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猛鷺之鷺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鷺鳥不雙言鷺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楊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張衡思元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

南秦族訓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今本乘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作乖誤處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卽所謂有別者
也歐陽本義疑於摯爲猛鷲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
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卽爲后妃毛詩稽古
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琪案匡衡之言實同毛
氏毛傳云淑善述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

下是字卽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
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
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
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
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述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
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
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
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
飛燕成帝允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三
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辭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以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劉酺傳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居處至曼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眾經音義引李巡注去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逑仇異字以逑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逑下云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不作逑承琪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逑章懷注引詩君子好逑並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逑之本不得定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蓋三家詩

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綏陸堂
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
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
害辭之譏承琪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
乃不免有累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後章詩曰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意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
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
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協矣
承琪案陳意蓋以後二章爲賦言后妃供苜菜淑女助而求之
其實不然一南爲房中之樂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爲窈窕之
淑女宜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樂之卽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

讀詩記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苜菜發興此說是也
后妃卽淑女有其苜菜之職故因苜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
求下文采謂采取苜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卽謂納其采擇之
禮以此託興意味深長若以其苜菜爲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
於首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
氏華谷詩緝皆以苜菜爲賦誤矣未嘗以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郭注云
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爲思於義重複承琪案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反側旣爲一則輾轉亦
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斯箋之以

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異承琪謂古人
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年
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
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

樂之孫毓述毛

見正義

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

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
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
也承琪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
樂之者非卽指后妃而何毛義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擻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擻

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卽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別
爲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曰左右芼之蓋
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
之義相成也玉篇現擇也引詩左右現之殆三家字異歟朱傳
從董氏道以芼爲熟而薦之而上章釋左右爲無方故稽古編
云左右訓爲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
得云無方乎承琪案若從毛傳訓芼爲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
流之同義亦可訓爲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
卽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
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

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考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尙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磬宏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

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元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承琪案房中樂用鐘磬諸儒祇據磬師不知周禮笙師凡祭祀饗食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夫此言燕樂別於祭祀饗食則是用之房中及燕矣使無鐘磬何爲共其鐘笙之樂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隋志稱侯苞孫毓蓋毛韓二家詩說牛宏不用而取陳統之說誤矣又漢書禮樂志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其原出於周房中

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爲房中樂有鐘鼓之證

關雎爲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爲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此於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家皆以爲魯詩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辭君韓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於后蒼衡傳上疏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禮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雎爲始云云此蓋齊詩之說正與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云云合至魯韓三家以爲刺時者必皆係傳詩者之說陸堂詩學曰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後之爲魯詩說者恐非申公之舊此語可謂破的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則三家詩於開章大義無不同於毛氏

林艾軒云毛公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

特數經傳受之

後或不免所聞異辭耳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論語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總之刺時之說辭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注引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
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傳二十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雎三家詩

拾遺曰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

毛序而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

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云關雎之事大夫燕天賦云關雎

采由葛覃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

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

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

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

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

不必詠歌也嚴緝李氏集解又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

母家為歸甯之時言后妃歸甯志猶在於女功之事承琪案諸

儒之說皆有難通孔疏以后妃之本為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

所云德者無異不當又別為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為后妃

之事則禮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於既嫁歸甯更不當有

采葛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於

女功之事即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其

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服澣濯之

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於室人而當於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即

小雅所謂無父母遺懼也蓋勤儉自是后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務而要皆推本於在父母家服習煩辱婉婉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

詩之說於傳箋皆一以貫之矣自具說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正義失引釋詁又云延長也方

同生民實覃實訐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為延者當

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羅願爾雅翼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非延易之

延下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乃延易之義大雅施于孫子箋云

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相延易廣雅施敷也施與弛同敷

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於延易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

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葛延蔓於谷中延蔓專釋施字非牽

用傳文覃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搏搏音搏非徒端反黍也不云

即倉庚倉庚下亦不云即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鄭箋稱黃

鳥宜食粟又云縣蠻小鳥貌承琪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顯非倉庚蓋今之

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俛囑白粒仰棲茂樹詩所謂

黃鳥也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云倉庚商庚又云鷲黃楚雀又

云倉庚鷲黃也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雜下云離

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鷲

爾雅又有皇黃鳥則當別為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

乃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則誤合為一然其誤實始於方言

謂鷲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鷲黃或謂之黃鳥

或謂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啄粟啄黍似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鸞不聞其食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皆足見黃雀之小若黃鸞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鴟鴞不得為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相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謂止于棘為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鸞則多集於喬木亦與止棘集灌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啾啾與此詩其鳴啾啾音同而合為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葛覃凱風之黃鳥為黃鸞秦風小雅之黃鳥為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搏黍亦當是黃雀黍熟於七八月之間無復有鸞矣此說極通陳氏稽古編反謂其妄誤矣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案廣雅釋訓云莫莫茂也文選蜀都賦梗稻莫莫劉注亦云茂也是莫莫本為茂盛之貌與萋萋同傳以上文萋萋已訓茂盛義可類推而此章下文有是刈是穫故以莫莫為成就之貌正義云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是也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云莫莫施貌草之茂盛者乃能延蔓于木故但言施貌而茂盛可知傳義各有攸當不得謂其緣辭生訓也

服之無斃禮記緇衣引葛覃日服之無射斃作射郭璞注爾雅玉逸注楚辭引皆作射

段懋堂曰斃本字射同部假借

承琪案鄭緇衣注云言

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爲整謂整治此葛以爲絺綌蓋以言歸之文尙在下章則此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王后織元統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卽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傳箋義蓋相足也

歸甯父母傳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惠氏詩說謂古無歸甯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甯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甯父母說文女部晏安也从女从日詩曰以晏父母今毛詩無此蓋歸甯父母之異文也尋詩上文言告言歸歸謂嫁也方嫁不當遽圖歸甯則此歸字作以字爲善謂可用以安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衝衝然葛覃害澣害否二句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則能甯父母心二箋義互相足也承琪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甯父兄也此亦第以歸甯爲無父母遺糶之意至歸甯之禮正義歷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爲非禮曲禮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甯則其思爲非禮矣故泉水序及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此古禮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爲後

人所增不如陳碩甫云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
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釋害澣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釋歸甯父母句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兩箋義正
同耳承琪又案說文晏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
安連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甯未必作以晏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於君子有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
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采卷耳者欲求盈筐心不在故無
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
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實則失其所治此

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勤勞之事亦謂
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記曰求師取友婦人
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婦人固無與
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
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郝仲輿曰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
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
饋以效箴故謂之志而已承琪案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解從
序見呂後作集傳乃以爲大妣懷文王之詩則懿筐非后妃所
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至於登山極目縱酒遣懷尤爲礙不於倫
近儒辨之當矣

郝氏曰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杜遣勞使臣王者所以享諸

臣於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
薇杖杜之治所從出也承琪案成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命
公享之襄二十一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是春秋時臣下
出使而還其君猶有享燕之禮周禮酒正樂人有共后夫人致
飲于賓客之禮世婦掌大賓客之饗食疏謂賓客饗食王后有
助王禮賓之法然則周南盛時恩明蒞美於命將遣戍之際燕
饗慰勞作爲詩篇以詠歌其勤苦者安知后妃不與有助邪晉
束皙讀書賦曰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所謂喜者
卽鹿鳴序云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

淮南子傲真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
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
言慕遠世也承琪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危而不見體恤
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賢之人實之列位各得其所義正與
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爲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
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傳卷耳苓耳也傾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
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
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
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
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
傲真訓云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
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

官賢人置之列位此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一二句意當亦本之毛公蓋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尙不能滿況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寘之乎如是乃得爲因物託喻諷其君子歐陽本義謂不盈頃筐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又謂毛鄭之說首章言后妃欲君子求賢置之列位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此誤以正義爲毛義夫必謂憂在進賢而忘其采菜則是賦而非興矣

爾雅卷耳苓耳也郭注引廣雅云臬耳也亦云胡臬江東呼爲常臬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苓耳蒼耳後之說詩及注本草者無不以卷耳爲蒼耳惟鄭夾漈云詩言采采卷耳者以其可茹

也卽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陶隱居云蒼耳名常思菜僮人皆食之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菜爲卷耳又未知何據也承琪案杜子美驅豎子摘蒼耳詩云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又云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密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閒依稀橘奴跡是亦以卷耳爲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食者明周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食此皆得諸身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苓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畫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爲尤得之承琪案郭所引或說是

別一物故徐錯說文繫傳於苓字下引郭注叢生如盤以爲菌屬生朽潤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爲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其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於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於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卽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宮賢人寘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爲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並見如出車勞還率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戍役也五章旣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於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置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於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攜僕以文害辭焦氏易林師之臨云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寘彼周行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於列位其義尤迂承琪案毛於大東之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岨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岨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岨石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

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弁例之則毛之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岨許於嵬下同毛此岨下亦同毛也詩爾雅作岨承琪案段說是也戴亦有覆義小爾雅戴蓋燾蒙冒覆也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方言燾覆也又云燾戴也此則傳文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岨岨二字竝載岨訓用毛岨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夂部夂秦人市買多得爲夂从弓从夂益至也詩曰我夂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夂者姑之假借字如尙書古文無有作致黎民俎飢致俎者

好阻之假借字承琪案此說非也姑者及之假借字凡姑且字
正當作及蓋姑且者少略之辭及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
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媯廣雅媯且也皆假借字說文所
引疑三家詩有作及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者也
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酒器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說
文木部榘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此正用毛詩
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
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
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
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

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繹之
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爵承琪案韓詩說酒
器有五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於詩而
獨言觥者四毛於桑扈絲衣無傳但彼文皆以兕觥之斛對旨
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爲
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眾也此因饗爲鄉人飲酒
而正齒位故云誓眾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罍觥竝陳自不必
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爵也箋一概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卽忤之假借說文
忤慝也何人斯都人士盱同此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盱
憂也郭注引詩云何盱矣邢疏以爲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

之吁亦本作吁爾雅釋文吁本作吁是吁爲正字毛詩爾雅作
吁者借字鄭箋於何人斯都人士吁皆訓病而毛於彼二詩無
傳殆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杻說文以
杻爲木高承珙案馬融習魯詩者疑魯詩本作杻與韓同也詳
二家詩意蓋謂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蔓延猶后妃至貴而眾
妾得以上附耳然不如毛用爾雅下曲之訓於逮下義爲尤切
說文木部杻高木也又有樛字云下句曰樛陸德明但引杻而
不及樛疏矣

葛藟纍之朱傳以藟爲葛屬何氏古義曰易詩左傳皆以葛藟
連言知藟卽是葛承珙案詩正義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此語
甚諦蓋藟本藤生與葛相類郭注爾雅諸慮山藟云今江東呼
藟爲藤似葛而粗大惟其似葛故經傳多以葛藟連言詩凡七
言葛藟鄭此箋云葛也藟也則是分爲二物若陸疏云藟一名
巨菰似燕藟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則然不似葛矣
說文葛絺綌艸也蔓葛屬也若藟則但云艸也不與葛蔓相廁
其非葛屬明甚至說文木部有藟而獨於艸部之藟引詩莫莫
葛藟是以詩之藟爲艸而爾雅釋草無藟惟入於釋木者陳氏
稽古編謂藤生之物草木俱可通者得之惟是草木藤生者甚
多在當時必有一種藤專得藟名後人混之玉篇云今總呼草
蔓延如藟者爲藤猶蔓本葛屬專爲草名而後人凡草木蔓延

者皆謂之蔓矣

樂只君子傳箋於只字無訓正義據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陳氏稽古編云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气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承琪案小雅采菽樂只君子鄭箋亦訓只為是只又與旨通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菽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二十四年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皆訓旨為美一則云諸侯有樂美之德一則云君子樂美其道此蓋見傳文作旨緣辭生訓耳今案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是一傳引詩皆取樂義竝無美訓又昭十三年傳引

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

以樂旨為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隸釋載衡方碑樂旨君子

亦作旨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德不為虛

譽非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為視履考祥之履動罔不吉

謂之福履承琪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也王弼注

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然則履訓福又訓祿者即以

為動履之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雅履祿也引詩福履

將之蓋是取證毛傳而於履福也又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既

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說文竝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

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為祿耳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琪案爾雅

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喪大記振容備荒注云荒蒙也說文荒一曰

草掩今本作淹誤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蒙之傳云蒙旋也說文

作蒙云草旋兒引詩葛藟蒙之蓋亦用毛傳為訓李迂仲曰詩

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為先後之序今案之詩

義亦自有淺深次第葛藟始生延蔓漸長蒙密愈久則更盤結

此纍之荒之蒙之相次之序也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

大終而成就此綏之將之成之相次之序也鄭箋於次章云此

章申殷勤之意而卷耳三章箋亦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

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歐陽本義乃謂凡詩如此者甚多何獨

於此見殷勤之意誤矣何故而未嘗明言殷勤又以此不暇思申

多子螽斯人因于螽斯而論其視自效司政出曰公爾于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歐陽本義云螽斯微蟲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據序宜言不妒

忌則子孫眾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

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

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通義皆從之承琪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

子孫眾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眾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為

不妒忌耳即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羣處和集而卵

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羣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

不妒忌也諸儒改讀序文皆可不必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此詩傳箋皆不言興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興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興則經文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二句但言螽斯之羽詵詵而眾多以興后妃之不妒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眾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眾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琪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一二句形容螽斯和集眾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謂祈如螽斯之多子耳詩人因子孫眾多而歸其所自於后妃但曰宥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宥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

之韓詩外傳引此詩亦曰賢母使子賢也傳箋以爲爾后妃者其義諦矣嚴寶成讀詩質疑曰朱子於草木鳥獸之屬多以爾汝稱之之子無裳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萋楚匪女之爲美女指萋此以爾指螽斯皆不可訓工疏云螽斯與蝗同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說文虫部蝗螽也虫部螽蝗也二字相轉注螽與蝗皆蟲之大名其類繁多區別之則各有主名爾雅螽醜奮而有阜螽草螽蜚螽螿土螽五名皆螽類也螽又名蝗故左傳疏引李巡注爾雅五螽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蓋螽蝗古今語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春秋爲螽今謂之蝗是已爾雅又有食苗心螟食葉蠹食節賊食根蠹詩正義引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今謂蝗子爲螽一

名蠶螽兗州人謂之騰案騰與蟻通騰又蝗之大名故月命云
百騰時起鄭注騰蝗之屬言百者明眾類竝為害高誘注呂覽
淮南竝云兗州人謂蝗為騰是已總之經傳渾言螽及言百騰
者皆蝗之通稱若析言之者則雖亦蝗類必各有主名爾雅五
螽其三見於詩召南之草蟲阜螽毛傳竝依爾雅而於此螽斯
及幽風之斯螽又兩引爾雅之螽蟥以釋之方言說文皆以螽
蟥為春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竝同太平御覽引毛詩提綱亦同此亦唐以前
說陸疏又以春黍為股鳴者與鄭注考工記云螽蟥動股屬同
故詩釋文正義皆以螽斯即七月之斯螽其義不可易矣嚴緝
始為異說謂螽斯蝗也即阜螽斯為語助猶鹿斯鸞斯若七月
之斯螽乃爾雅之螽螽蟥別是一物以毛傳合一為誤承琪

案此說非也螽蟥春黍皆雙聲螽與春斯與蟥亦雙聲螽音近鍾山穆天子傳作春山詩民胥倣矣潛夫論作民斯倣矣其又名斯螽者方俗互名之如

蟥蟥方言廣雅即虺蟥郭注今北方人又謂之蛎蚱耳詩中固多以斯

為語助者小弁正義謂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誠誤而

亦不可以概論爾雅釋蟲有螻蛄說文蛄斯墨也豈亦以斯

為語助邪或據太平御覽螽斯部引七月螽斯動股因謂詩兩處皆當作螽斯非文有顛倒此又不然毛惟以螽斯

斯螽互異故兩引螽蟥以釋之若皆作螽斯則七月不煩再傳矣如草蟲既有傳則於出車無傳是也御覽引七月亦作螽斯殆誤倒不足為據

說說薨薨傳皆云眾多也揖揖傳云會聚也此三者皆假借字

說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辨今說文多部無辨字言部說致言

也从言先先亦聲詩曰螽斯羽說說兮或疑多部脫辨字後人

皇清經解續編
據今本毛詩於詵字下增入不知毛詩多借字以詵詵爲眾多者謂詵爲彘之假借耳陸所見說文自有彘字其引詩或據三家本不必定是毛詩作彘廣雅云彘多也蓋亦用三家詩耳毛傳於皇皇者華駢駢征夫云駢駢眾多之兒於桑柔牲牲其鹿云牲牲眾多也說文牲眾生竝立之兒从二生詩曰牲牲其鹿毛傳以眾多釋牲牲是爲本義孔疏謂牲卽詵字誤矣若駢字說文云馬眾多兒駢本从馬引申爲凡物眾多毛詩駢駢征夫蓋用其引申之義說文駢下不引詩焱部桑下云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夫李善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眾多也王逸招魂注又引作佚佚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螽斯之詵與駢

莘牲𦉑𦉑𦉑彘彘等字聲義相邇是也至彘與翯翯二字音近玉篇翯胡萌切翯呼橫切廣雅翯翯竝訓飛因飛而見其眾多故爾雅釋訓以彘彘爲眾齊風雞鳴蟲飛彘彘疑亦翯翯字之通借也揖者輯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揖五瑞假揖爲輯揖揖者螽斯斂羽羣集之兒
宐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訓爲戒慎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是單言疊言皆有戒慎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詩慎其祖武卽以訓詁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眾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爲不絕其義淺矣

宜爾子孫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琪案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蟄字不爲無據虞東學詩謂据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螽斯泥矣

桃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美文王蔣氏悌生日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后妃之德莫盛於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承琪案二南爲房中之樂而其體則風也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妣亦無嫌於美宮闈而遺朝廷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妣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槩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蓋與何彼禮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通典載東哲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琪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

皇清經解續編
三
曰秋冬爲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周官媒氏賈疏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晁諸儒之說賈意則以鄭用仲春爲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承琪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源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

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今本亦作卯據惠氏禮說改正十二始卯合男女案管

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皆與毛傳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荅云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賈疏所引微異昭又

引禮元鳥至祀高禩則以為此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綴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耳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考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為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

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

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一年十一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

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

有蕢其實傳蕢實貌段氏詩經小學曰蕢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頌大頭也茗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蕢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承琪案傳以蕢為實貌不止言其大也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木蕢藹郭注樹實繁茂菴藹此即有蕢之蕢邵氏正義云說文蕢為雜香艸假借以為木實錯雜之貌是也

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自是以室家指夫婦而言毛傳於首章云宐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次章云家室猶室家也此正如左傳所言以室家當夫婦謂其年時俱得故夫婦和順耳末章

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卽夫人卽婦正義云易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室家不過變文以叶句李解引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免置

序云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金仁山曰此事於免置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傳以武夫爲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輔之謂閔天樵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纏以免網文王救而

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免置之流乎歐陽本義謂序云賢才眾多爲詩說者泥於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樗譏其以辭害意承琪案序云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本二詩呂覽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免置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免置爲刺詩承琪案鹽鐵論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

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
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當時之臣異于周南之賢
人不能折衝禦難爲國干城將不免爲免置詩人之所刺非以
以免置爲刺詩也

左傳

成十年

卻至答楚子反兩引此詩似以公侯干城爲美公侯

腹心爲刺故歐陽氏疑所引別自有詩亦同此語不知卻至謂
諸侯貪冒略武夫以爲腹心而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
此斷章取義其下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此則免置之本義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言治世則武
夫能合德公侯外爲干城內制其腹心者得之毛傳於首章云
干扞也三章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與左傳正合箋於公侯

腹心云此免免之人於行政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本

作無案卻至因子反一矢相加遺之言故極陳享燕所以結好敵

國不相侵犯之意左傳正義云以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
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若如箋說則
正與卻至意相背况次章箋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
而此又用以攻伐非自相矛盾乎故知毛義爲優
肅肅兔置傳肅肅敬也歐陽本義謂布置椽杙何用施敬李氏
樗以爲不然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較其處幽顯皆
如一致金仁山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
况文王之取人乎承琪案劉向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
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中論法象篇

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宮大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頌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達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磳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干城為異此謂毛讀干為扞鄭則以干為盾故云異其實毛云干扞也者用爾雅文以扞釋干其義為扞衛其名自為干盾故

孫炎注爾雅即以干楯自蔽扞釋之左傳成十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其下引詩仍作干城釋文云本亦作

扞扞恐是後人所為又云公侯能為民干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衛民

者毛訓干為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既分干城為二而其下文又

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

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眾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

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為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為扞衛

耳耳干亦與干同音

芑芑亦與干同音

序云芑苙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芑苙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芑苙傷夫有惡疾也薛

君章句以爲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摛之終于懷禩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肖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羅氏願曰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況遂賦其詩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承琪案此詩二家傳聞異辭總不如毛義之正大此毛學所以獨盛與芣苢毛傳用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一物三名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則誤分芣苢車前爲二種文選注引薛君

章句曰芣苢澤瀉也則是因馬舄之名而混于瀦蔦皆與雅義違異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宐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正義引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賫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宜采承琪案今山海經無芣苢之文周書王會篇康民以桴苢亦未嘗明言其爲木今車前草所在多有亦易識認郭注爾雅所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及蘇頌本草圖經所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長及尺餘如鼠尾者形狀最悉諸家以爲木者皆因其實似李而誤說文艸部苢下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宐子从艸曰聲周書所說段注云說文凡言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竄爾雅

音義引作芣苢馬鳥也可證其實如李韻會所引李作麥似近
之竊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芣苢
無二不必致疑於許偁周書也

采采芣苢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
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采尚不盈筐故云事
采之芣苢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又引鄭志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眾多非一故鄭
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唐風采芣苢箋云采芣苢采芣
者言采芣之人眾多非一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言采

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諸家多疑
初采不宜遽言藏故皆以有之爲始得承琪案藏猶聚也嚴緝
云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已有然後掇之將之是猶以采采爲一
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
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掇之將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眾多正義
既云掇將事殊結禰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又以首章
爲總其終始則仍是一人之所爲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
次據廣雅訓有爲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言藏人之采
薄言將之傳將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將爲取猶言將將取之
也傳文簡省耳詩詁云將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掇穗折之
也將一手持其穗一手將取之承琪案傳訓掇爲拾蓋掇是拾

其子之既落者將是將其子之未落者陸燧沈守正皆如此說
陸堂詩學曰即將之一語可證芣苢爲車前詩曰芣苢之
薄言結之傳結執衽也薄言禴之傳扱衽曰禴陳氏禮書云鄭
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詩言婦人之采
芣苢或結衽或禴衽是婦人之服未常無衽也承琪案說文衽
衣衿也衽交衽也衽雖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喪服傳衽二尺
有二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
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爲兩衽上廣下
狹綴於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
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
處亦用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上狹下

廣綴於裳之兩旁玉藻云衽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
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既如深衣則裳之旁幅亦當如深
衣有衽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結之禴之蓋謂以裳貯物而或
持其衽或扱其衽於帶耳儀禮注無衽之說自未可據

漢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
之范氏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
君乃以游女爲漢神悖矣承琪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
鄭交甫漢皋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
鄭交甫逢二女魅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於薛君總之韓序

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爲漢神者或以
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卽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
古籍不完難以遽生訾議宋按案文選云賦對曰韓詩內訾詩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
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
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駁之謂文王之化豈獨使婦人女子知
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祇是設辭謂非禮則
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
中前後意殊亦非是文選此篇之義蓋謂以禮求思而不可求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
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

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
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
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
外傳及章句俱存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
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琪案息當爲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
同孔說較勝於陸小雅南有嘉魚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
讀釐又讀怡爲韻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
在辭上與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
若作息則當有傳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
息也此止息專釋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諸
儒自以箋有止息之
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旣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江

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惠氏古義引齊侯鋪鐘銘云萬年美保
其身又子子孫孫美保用音謂美乃古永字韓詩從古文故作
美承琪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江之
永矣美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美矣然則永美明是二字
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美師傳不同非是美古
於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美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
或齊魯詩作美亦未必然

後二章鄭箋以刈楚刈蕪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
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語意本
自貫弗詩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如齊南山小雅車牽及
綢繆之束薪幽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興
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禮行之昏禮所謂壻御婦車御輪三
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
已

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又疊漢

廣四語者是申言非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
義謂秣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
請子佩已有狎暱之想矣承琪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
潔而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爲執鞭所忻慕若非自欲
擇偶而但從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歐陽
說眞自相牴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又
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

有留車反馬之禮承琪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餼者餼即秣馬之芻禾猶聘禮餼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於牲腥曰餼謂昏禮不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言刈其萋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商萋郭注以為萋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於翹翹為近然郭云江東用羹魚陸疏亦云生食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即大招所謂吳酸蒿萋者今人尚以為菜猶名萋蒿未聞有高丈餘者亦不可刈以為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萋似非詩人所刈王氏稗疏曰萋蒿水草生于洲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為黃荆莖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葦下于萋萋下于萋則萋為萋葦之屬翹

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承琪案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商萋混而為一不如此說於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為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段注云漢廣傳云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此駒字釋文不為音陳風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

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驕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作驕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萋株濡誼為韻驕則非韻抑知驕其本字音在二部於四部為合韻乎說文馬二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為駒乃用駒

字本義駒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株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本
義陸氏於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琪案段說
是也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亦必驕字
之譌蓋乘驕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驕舉中以該上下此
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餼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
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驕者殆昏禮攝盛抑託辭故
不嫌歟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推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人女
子亦明於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事國無遺

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意而道化
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
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
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爲瀆又云汝
有瀆郭璞曰詩云遵彼汝瀆則郭意以此汝墳爲瀆汝所分之
處傳箋不然者以彼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宐於厓岸大防
之上不應在瀆汝之間墳大防釋邱文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
則此墳爲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琪案說文墳墓也瀆水厓
也墳麤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常武之淮瀆當作瀆此汝墳當
作坊作墳者假借字爾雅釋邱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

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此即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

楚辭哀郢登大墳以遠望亦作墳考工記注妨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

陰縣故胡國莽曰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

謂汝墳案考工作妨者亦坊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瀆者以瀆

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瀆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是已

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瀆晉世詩本猶作瀆是不知毛訓大

防者宜以坊為本字墳瀆皆假借字也

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釋

言怒飢也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

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承琪案說文怒飢餓也从心叔聲

一曰𦉰也詩曰怒如調飢段云調各本作朝今依李仁甫本訂據此是飢為怒字

本訓但許引詩在一曰𦉰也下怒之訓𦉰本方言𦉰與思義相

近是許意略與鄭同釋文引韓詩作𦉰者說文𦉰𦉰兒讀與怒

同一切經音義六十𦉰古文怒𦉰二形蓋怒為古文𦉰為後來孳

生之字許於怒下引詩𦉰下不引者所謂𦉰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為朝之假借調周聲翰舟聲古周朝字通文

選注引蒼頡篇曰啁調也又引字書曰嘲亦啁也是其例釋文

云調又作調說文調重也李迂仲引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

也集傳因之承琪案說文調雖訓重並不引詩調飢怒下引詩

作調者亦謂調為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

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何如且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

可從

鮐魚頰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方羊

鄭氏此鄭眾見左傳疏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為魚勞左傳疏以賈逵云魚勞是賈服

說同李氏集解引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嚴緝引張

子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此皆用魚勞之說惟

爾雅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鮐言之其體博

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頰也

此則通二說為一然在詩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

緝又引呂氏曰鯉尾赤鮐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鮐赤尾魚字林

同晉安海物記曰橘鬣魚猶今之鮐魚其尾赤其鬣似橘此徒

見有鮐魚頰尾之文遂以為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

也承琪案說文魚部鰓鰓魚也从魚叟聲或从扁作鰓鮐赤尾

魚也从魚方聲籀文从旁作鰓據郭注爾雅及山海經皆云鮐

即鰓魚說文則二篆相次而不言是一魚是許意鮐非即今之

鰓魚據籀文作鰓今有一種小魚形微似鰓魚而尾頰俱赤者

俗尚名為鰓魚許所指似是此魚鮐下云赤尾魚也與鰓下

云赤目魚也文同必皆得諸目驗豈果因詩有頰尾之文而遂

妄為附會哉本草綱目云一種火燒鰓頭尾俱似鮐而脊骨更

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此蓋即海物記所云橘鬣魚者要

於詩之言頰尾者無涉也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

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劉向列女傳曰周

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

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此
誼與箋說同又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
娶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
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蓋不得已也此又與韓詩說合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
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曰頰赤也燉烈火也孔甚
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矣王室政教
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
此雖與傳箋小異大旨則同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爲指文王而
呂記朱傳因之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

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
謂勉之以正哉謂勉之以正哉

麟趾麟趾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六字微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未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微
逗謂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之
時對上衰世言之卽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之
末世以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
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
拙奧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關雎之化有似麟應之
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

皆以之時二字為贅李迂仲又云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言之此亦費解皆非善讀序文
者

朱傳以首句麟字與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
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為子姓公族嚴緝
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
為鳳兮也承琪案此說尤與傳箋合

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
左氏說同以為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
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又校勘記云又當作義是也成則神龜在
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禮運疏引貌恭體仁禮運疏引作性

本作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
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
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禮運疏以此為是以

駁異義云元之間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
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據禮

左傳疏引異義以此為奉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
德侯陳欽說康成益本之

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
別說承琪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
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
北方也麟中央也哀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
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穎容皆以為然初學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九
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
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
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騶虞云于嗟乎騶
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
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穆
木蠡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數之瑞焉爲此
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
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八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

涇胡承琪墨莊著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
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
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
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
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與
召南鵲巢正相爲始而麟趾騶虞爲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
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朱傳旣以關雎專指大姒而於鵲巢

皇清經解續編
則不言所美之人故有此論要之后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
任周姜而必以大妣當之至於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
言爲是也承琪案二南在周爲房中之樂蓋言凡爲后妃夫人
者必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
必泥后妃爲大妣夫人爲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夫人
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于
夫人夫人副禕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蓋副禕是王后之服其
下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得
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此
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
夫人也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
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鵲鳩有
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琪案鵲鳩均壹之德
毛於曹風鵲鳩傳及之而鵲巢竝未嘗言蓋詩人取興止於鳩
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鵲鳩貞一故
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
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於
詩義自無大悖況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鄒忠允云鵲
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卽如昭元年
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
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維鳩居之傳鳩鳩詩疏引埤郭注云今

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說文鷦鷯詩釋文引草木

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

魏之間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結鞠鷦鷯詩疏引埤

穀結誥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

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公亦結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

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鳩鳩為戴勝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禽

穴中不巢生而方言又以為鷺澤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說

云鳴鳩戴勝非也以為別誤矣或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為鳩鳩結鞠承琪案

爾雅無單言鳩者詩則有之氓詩之鳩傳云鳩鷽鳩也食桑甚

過則醉而傷其性此蓋毛公目驗而知者疏云爾雅鳩類非一

鳩冬始去今見之以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鷽鷽也鷽鷽爾雅

謂之鷽鷽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孫炎皆以鳴

鳩為鷽鷽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鷽鷽似山鷽而小短尾青黑

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

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合至鷽巢之鳩傳以為結鞠

者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穀如夏小正正月鷹則為鳩淮南

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紀鷹化為鳩高誘注皆以鳩為布穀列

子天瑞篇鷽之為鷽鷽之為布穀是則鷽鷽所化之鳩確是布

穀且得獨專鳩名傳云鳩鳩不自為巢居鷽之成巢亦必目驗

知之歐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凡說無徵曾何足據徐氏

管城碩記日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為巢是將鳩說壞矣何以為夫人與乎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爲併謂始則一鳩居之而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虞東學詩說同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所也以爲安居之所戴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阜箋云方房也方之猶居之也承琪案諸家蓋皆疑於方不宜訓有爾不知爾雅嚮厖有也郭注引詩遂嚮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嚮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輕重耳廣雅云方有也卽本毛傳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於首章亦云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字蓋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

非訓方爲有然經文但言方之若如段說則是維鳩甫之經文爲不辭矣一書云一具云云再具云云漢詩又與美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何氏古義謂舊說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則末句維鳩盈之一語爲不通承琪案眾媵姪娣者夫人之族類以充君子之室正如鳩類之盈於鵲巢也何不通之有若詩所以鵲比夫人鳩比諸娣則其義誠難通耳

劉氏七經小傳云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伯厚駁之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

借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承琪案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芣固與毛詩篇義脗合卽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祀傳義相符若鵲巢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狸首明矣

采芣

序云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虞東學詩曰芣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可以爲定論矣陳

氏稽古編曰左傳蕢芣蒹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芣采蕢二詩言則毛公執芣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琪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林所云毛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芣至薄猶可用之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稽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注云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芣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芣爲物薄而用可重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尙得謂之非祭事乎

于以采芣箋云于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沚傳云于於承琪案于於二字其本義皆爲氣舒之詞說文亏部云亏氣欲舒出也上礙於一也亏古文呂爲亏字亏部云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亏从一一者其氣平也又鳥部云鳥孝鳥也象形孔子曰鳥于呼也于各本作吁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纒古文鳥象形纒象古文鳥省據此是于爲氣之舒古文作亏小篆作亏鳥象鳥鳥之形借爲鳥呼之字小篆作鳥古文作纒或省作纒今於字字之本義如此而已其孳生之義則以于於二字皆以助氣故經典多用爲語辭其用爲語辭者則又用于爲古字用於爲今字爾雅粵于爰日也日與聿同爲發語辭又爰粵于也爰粵于邠都繇於也輾轉訓釋皆爲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字則

是于爲古義於爲今義矣其又訓爲往訓爲在者皆由氣出之

義而引申之氣出必有所往既往則有所在亦以用于者爲古文用於者爲今

文故凡詩書用于字論語用於字又凡經多用于字傳注多用

於字而毛傳鄭箋以於釋于者皆所以通古今之字也詩中于

字有當爲語辭者有當爲往者有當爲在者傳箋義多錯出毛

於桃天子歸訓于往也此于以之于不釋蓋以爲語辭而訓于

沼之于爲於則用在義于沼猶在沼也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

也案采蘋又云于以盛之于以湘之夫采之可言往盛之湘之

似不必言往正義演經文云往何器盛之往何器亨煮之皆不成語陳風越以醜邁箋云

越於正義曰越於釋詁文此謂越卽爾雅之粵越以猶于以也

鄭既謂越以爲語辭則此于以亦當爲語辭而箋乃訓爲往誤

矣

于以采蘋傳蘋皤蒿也左傳正義年隱三引陸疏云凡艾白色為

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

人謂之芴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蘋遊胡今本夏小正傳作由胡遊胡

芴勃也承琪案爾雅有蘋皤蒿郭注本孫炎以為白蒿又有蘋

由胡則郭云未詳陸疏以皤蒿與由胡為一物蓋因毛戴詩禮

二傳皆以蘋為豆實故知為一物此可為定論矣孔疏疑皤蒿

陸草不當采於水中故謂于沼于汜為于其芴于澗之中為于

曲內義殊牽強爾雅翼又謂莪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莪即古

之蘋而皤蒿為陸草非夫人之所采今案本草白蒿唐本注云

此蒿葉麤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眾蒿所在有之此言陸產

之白蒿也圖經又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然則皤蒿水陸皆

有通可名蘋故爾雅云蘋之醜秋為蒿也七月傳云蘋白蒿也

所以生蠶采蘋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既從毛以采蘋為奉祭祀

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蠶室豈得為公

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以不煩言而破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髮髻戴氏補注云鄭氏

注禮合次與髮髻為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髻為一被之為

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禕

衣祭先公服褕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

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

鞠衣展衣之首服編祿衣之首服次說文髮髻也髻髮也二字

轉注鬣又作鬣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鬣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承琪案戴說是也鄘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髮可通被之義也說文又云鬣髮也字亦作鬣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髮鬣爲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並不以爲禮服之首飾禮記曰斂髮毋鬣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鬣莊子曰禿而施鬣據此諸文似鬣爲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鬣髮如雲不肩鬣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鬣但鬣髮者不肩耳若髮鬣卽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肩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亦不當云不肩也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爲髮鬣者蓋因士昏禮女士純衣純衣卽祿衣少牢大夫妻服祿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爲次諸家泥於此解而又以大夫祭祀當服副不當服次故正義以夙夜爲視濯於夜視饋饗於將祭之夙皆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不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故雖釋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邴邴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則不必曲引祭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編次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爲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又以被爲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爲次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
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
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固與序意不背程子
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爲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求合於禮惟
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能
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同李氏
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黃
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承琪
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嫁時在
塗之情而序詩者乃據其已嫁之後追而敘之故云大夫妻爾

如采蘋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道
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
未見而憂則爲待禮既見而說則爲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
螿也爾雅草蟲負螿郭注云常羊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
稱名尙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螿陸佃曰阜螽今謂之蜉蝣亦
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螿草
蟲謂之負螿承琪案此如鷓能捉雀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
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
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爲凡小蟲草生

者之通稱爾雅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未必盡可證實

今案爾雅螽有五種惟阜螽草螽蜚螽三者見詩其螿螽土螽

非詩所有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戴說非也若爾雅翼用張

衡郭璞之說以草蟲為蚯蚓與阜螽交本草陳藏器亦有此說夫蚯蚓與

蚱蟻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為蝗類故陸疏謂草蟲大小長

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已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

阜螽為蝗子又引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是則鄭箋云草

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

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

義謂草蟲阜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詩人引以為戒此男女

之不當合而合李氏集解駁之曰以類相從者如雲從龍風從

虎豈必專是一物鵲巢之詩鵲喻諸侯鳩喻夫人詩人之取興

不如是之泥也承琪案二南所言貞女如南有喬木行露野有

死麕大抵皆指民間之女若大夫妻則當深宮固門闈寺守之

何至無端而有疆暴之侵陵其惴惴戒心若此哉總由歐公誤

認序文以禮自防祇為防閑淫泆之事而不知禮之所包甚廣

失禮之宜防者甚多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如七出

之類淫僻第其一端耳李解既謂歐公草蟲阜螽非匹類之說

為不可而又以其餘說為可從且云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

未足為賢惟大夫不在家而能以禮自守所以可尚此尤足發

一笑古今圖書集成

陳氏稽古編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覲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媾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亦非無見承琪案鄭以覲爲昏媾究不如毛傳但訓覲爲遇之善蓋見謂見君子顏色之和覲謂遇君子接待之禮見與覲自分深淺不必如鄭所云也姜氏詩序廣義曰此詩辭與殷其雷汝墳同調而序及傳不主君子行役者以篇中有亦既覲止一語也覲者遇以禮也天下豈有行役既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覲卽作見是贅矣小雅車牽亦云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卽用此覲字之義不計前此毛於首章云興也下二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

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鼈之事鄭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承琪案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此正秋時然傳意竝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但取以興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謂三代嫁娶以仲春符於南山采薇之歌見通典不知昏禮婦車有褰安得在塗而見采鼈束皙

云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嘒嘒末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云亦實主姑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蕨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又蕨月爾郭注云卽紫蕨也似蕨可食郭以蕨與蕨爲二物而廣雅云此蕨蕨也此與紫同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

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廣雅云蕨紫其
基豈其之轉邪承琪案蕨鼈疊韻蕨基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
如此類蕨與藜當爲一物郭以紫藜爲似蕨而斥廣雅此藜爲
蕨之非誤矣蕨謂山爾雅蕨謂蕨也爾雅謂蕨也爾雅謂蕨也
言采其蕨傳蕨菜也爾雅蕨垂水釋文引顧野玉云水濱生故
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菜也故邢昺爾雅疏謂本草有三
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
似山菜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
琪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蘼從水生相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
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閒水薇
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薇
卽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白
薇本草一名春草別錄又名白幕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柳葉
然白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羹亦可生食馮嗣宗曰
陸親見官園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胡明仲又以荆
楚間有草名迷蕨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甘胡云食
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芒而味苦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爲金櫻芽更不
知何所據矣

困學紀聞云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
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惠氏
詩說曰鵲巢言夫人有均壹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蘋言奉祭

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
 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
 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
 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
 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闕況
 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
 後言且未可考也承琪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即
 以毛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教成之
 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漢以
 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褻故不取草蟲則
 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於鄉人邦國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彼關雎之輾轉反側獨非牀第之言乎

況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是則二南

諸篇皆可用於鄉射燕飲何獨舍草蟲而不取乎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

趙孟子展賦草蟲即用於燕享之明證徐氏管城碩記云案徐
 榘中論曰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感凶德之如彼
 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故詩人二民與采蘋亦曰某月來誠並燕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
 祀矣陳氏稽古編曰采蘋篇毛鄭皆以為教成之祭其合於經
 文者有三焉蕢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
 宗室之文同一也不稱婦而稱季女三也胡允嘉說亦略同姜
 氏廣義曰詩稱季女序稱大夫妻詩原其始序要其終少而能

敬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承琪案毛鄭而後惟王肅異說以爲
大夫妻主夫氏之祭正義駁之當矣鄒氏忠允乃謂詩不言婦
而言季女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
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
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今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
也士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菜祝亦稱曰某氏來婦竝無
季婦之文鄒氏直改經以就已矣又案禮記正義引左傳隱八
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
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
成昏則此婦入三月之內或可稱女然儀禮所謂廟見者乃禰
廟爾經文明曰宗室則非禰廟可知虞東學詩曰春秋書逆婦

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
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
牖下耳考特性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
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西
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
明而此章之說定矣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爾雅萃萍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
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萍者爲釋蘋朱傳因之嚴緝併譏
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琪案萍與蘋小大既殊浮
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本釋文作浮

者曰藻盧氏文昭謂王應麟詩考作藻音瓢當據音改正今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此言尤為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宏景蘇頌即以蘋釋之惟吳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蘋者言人人殊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為蘋黃花者為荇蘇恭謂大者為蘋中者為荇楊慎卮言謂四葉菜為荇陶宏景謂楚王所得者為蘋皆未深加體審時珍一采視頗得其真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蕁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棠梨葉似

蕁而稍尖長者蕁也與蕁相似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月俱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大如棠梨中有細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見本草拾遺陳藏器云萍蓬草即今水栗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罌粟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作藕香味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蓋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耶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其莖細於蕁荇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拆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嚴緝又謂蘋有水陸二種引項氏云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名解曰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蘋蕭

其字作萃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其字作萃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手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如

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據此傳所謂聚藻者乃莖如釵股之藻若爾雅之蒼牛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此則似陸所謂葉如雞蘇之藻矣左傳蘋蘩蕓藻之菜說文蘓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注三倉云蘓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卽水蘓也俗又名牛尾蘓然則蘓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蘓聚也故言藻聚藻是也或謂左傳澗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沚說文沚溝行水也則蘓藻不當爲一物承琪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蘓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蘓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惠氏古義曰漢書郊祀志皆嘗鴈亨上帝

鬼神顏注鴈亨一也鴈亨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鴈之案湘訓

亨無考當從韓詩作鴈段懋堂曰古亨獻烹熟元亨字同作亨

郊祀志云鴈亨上帝鬼神者謂煮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

亨鴈文倒當從漢書鴈卽說文之烹字煮也毛詩湘字當爲鴈

之假借承琪案鴈亨上帝鬼神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

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鴈讀亨煮也廣雅釋言鴈飪也說文飪大

孰也此傳云湘亨也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爲鉶羹之

芼故當亨飪正義引昏義性用魚芼之以蘋藻故此箋若如王

肅以此篇所陳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則菹本

以生菜鬱釀而成無所用其亨飪矣朱傳於關雎云芼熟而薦

之此又云粗熟而醢之以爲菹不顯與昏義芼以蘋藻之言背

乎
宗室廟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盛氏世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如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於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承琪案孔於周南葛覃及此疏亦皆以宗室爲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室子之家不言大宗小宗故耳今考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蓋教在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臧氏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繫怨案采繫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予以奠之宗室牖下繫當爲蘋字之誤耳承琪案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三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廟疑子字之誤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之微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齊季女併引說文齋材

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齋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如毛之訓
齊爲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矣釋文齊側皆反今
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則齊卽如字讀亦可
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其蘋藻則
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主此大非也主
祭之季女自卽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爲辭廟之祭非女主
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
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爲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
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其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
事之爲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承琪案小雅車鄰思變季女

逝兮傳云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此季女亦指將嫁者然
則傳云微主者主以少女故謂之微耳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

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

各本禮下無女字據正義所引箋補正

女將行父禮

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
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
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
誤故非之也承琪案此傳於篇末總發一篇之義所引牲用魚
云云本係昏義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謂祭於宗室使
之爲主卽所以禮之也若昏禮醴女自在房中竝不於宗室豈
有毛氏不知而合教成之祭與醴女爲一者乎鄭箋誤會傳意

正義既從鄭駁毛而疏末又云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此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字蜀石經無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語則是毛義矣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惟韓詩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丞庶于隴畝阡陌之間劉

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曰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並據說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瑛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於公歿

之後豈召伯生前必不許民而思之耶說苑亦載孔子曰吾於
甘棠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
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之語同意蓋以甘棠之令人
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之證乎襄
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亦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得謂詩
於歿後始作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詩補注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
曰杜甘棠與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同杜澀棠甘而名可轉注杜
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
也說文棠杜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
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

謂之甘棠杜棠牝杜析言之也杜得併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
曰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此以其木色之異異其名與杜
甘棠說異卽與分牝杜說異爲許所不取戴先生蓋依陸璣疏
白棠卽甘棠子美赤棠卽杜子澀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
意也承琪棠爾雅主釋詩書杜甘棠卽是釋召南之甘棠不立
改讀杜赤棠白者棠以杜爲大名言其味則曰甘棠言其色則
赤者曰赤棠白者曰棠耳六書故引舍人注爾雅云白者爲棠
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此與毛傳雅義皆合戴說泥於陸疏
澀如杜之言疑杜不得爲甘棠不知所謂澀如杜者乃俗語耳
爾雅毛公時未必卽有此方言且杜有澀義亦未定指果實之
杜方言云杜躑澀也躑又是何物耶卽以杜爲澀果實中亦有

生時味澀熟卽甘美者必謂甘棠不當名杜而譏毛公不善讀爾雅過矣又陸疏謂子有赤白美惡案爾雅杜赤棠二語與棗赤棟白者棟文同彼赤棟白棟謂木之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於子有赤白與牡棠牝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書詩皆舍人豈爾雅云白者爲棠召伯所芟傳芟草舍也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芟讀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蓋草訓芟止訓舍芟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芟字當爲皮之假借說文皮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芟釋文引說文皮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芟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蓋芟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皮段注說文云許書皮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別之耳其引詩召伯所皮蓋用三家詩作皮與毛作芟訓草舍異承琪案詩字本當作皮而訓爲草舍召伯所皮謂召伯之所草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芟耳非有異也若周官芟舍只當作芟不作皮以言皮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芟也左傳僖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芟之借字而非皮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承琪案此說非也詩三章皆言勿翦毛訓翦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釋文引韓詩作剗漢書韋元成傳作翦剗削也翦斷也皆刪除枝葉

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之其事必重於翦若但以敗為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該之至拜為低屈之說本於唐施士

可詩說云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註拜猶伐非也見韓昌黎集註及呂氏讀詩記此特望文

生義耳然其謂毛注拜猶伐為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脫蓋傳於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

拜猶伐者毛殆以拜為拔之借故鄭箋申之云拜之言拔也廣韻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者與毛字

異義同耳傳於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較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較字誤為較較

即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

編據說文訓敗為毀謂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

文義殆由輕而重此說亦可不無王

行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

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

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

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為魯

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既曰許嫁矣一

禮不備何至誓死不行范蘅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

全責備至於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琪案毛

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蓋在當時必有女氏未

許而男子強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已許嫁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此說最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身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琪案此所謂彊暴非肆行無禮古者男女昏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行露之女蓋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皙之強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於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於暴男侵貞女豈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

見南有喬木章

此皆泥於序文之過也類賦賦文豈之賦靈遊太靈齋重不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琪案此詩首三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

東諸侯叛楚楚圖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
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為不量力之喻言豈有
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
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
故辭謂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
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雪山謂首章必有關係不
然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由
不知首章謂字與下
誰謂緊相呼應也傳以厭浥為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
本直截箋則以行露為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
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
不如毛義為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澣衣濡襦重不可

步亦即以厭浥為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角即
謂獸有誣善之辭以無為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角何氏古
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鷲鳥皆有之案鳥有鉤喙並
無角名此凡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
牙楊龜山以為鼠無杜齒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牡
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牡齒當作壯齒壯誤作牡今本
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土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
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齧者稱齒後在輔
車者稱牙身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
朔說騶身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為齒小牙大之明證

承琪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頷上大齒謂之爲牙說文繫傳臣錯曰此于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作壯蓋楚金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此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此於齒爲牡則不成語矣古本誤作壯字不爲士滴曰此大也世齒音齒之齒也羔羊不壯齒之誤也世云此齒當於壯齒壯字於今本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關雎之應駟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卽一事而行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合眾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於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必推本於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於闈門而後及於在位蘇頌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

緝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爲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有應也亦與序說脗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爲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羣而不黨及死義生禮者於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嚴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

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二說釋序如字是也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卽爲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琪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
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尤足爲
此詩注腳蓋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絺絺總之數皆五此所謂
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
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從容自得
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絺絺總多無確據李氏集解曰爾雅絺羔裘之縫也五
絺旣爲縫則五絺五總亦爲縫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綻
或弊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

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胡
氏一桂曰縫之突兀謂之絺有界限謂之絺合二爲一謂之總
戴氏詩補注曰絺讀爲予之佗矣之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
五佗又云絺之施於縫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戚氏學標
毛詩證讀曰絺佗疑一字古論語朝服絺紳五絺蓋絲之垂者
承琪案毛傳於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三章云言
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絺絺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敝而縫紉
以示儉於義隘矣至裘有垂絲爲飾尤爲肌度之辭惟戴氏溪
續讀詩記疑絺絺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
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絺倍絺爲紀倍紀爲緞倍緞爲襜此乃自
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絺今無所考據以類求之絺寡於總絺蓋

寡於絨也

馮氏名物疏引鄒長倩語同

王氏伯申經義述聞曰幽風九罭釋

文云纓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

書王莽傳曰纓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

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稷

云布之八十縷為稷正與倍紀為纓之數相合蓋五絲為純四

純為絨四絨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

先言五純次言五絨五總也純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純本又

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純即西京雜記之

繡矣

段懋堂曰毛傳純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

駸邁傳曰駸數邁行也烈祖駸假無言傳曰駸總假大也總大

無言無爭也毛意駸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

傳曰九罭駸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駸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

族古者數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承

琪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竝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尚

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引韓詩章句曰純數名此語尤晰數

名即謂絲之量名

說文引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縹布謂之總此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為縹布數為總毛傳

總亦為絲數蓋散文得通也

孔疏云上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

非訓純總為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

縫中雜記注云紉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

驗此疏以素絲為組紉甚是而組紉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

安正義曰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爲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旣爲縫五絨五總亦爲縫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此以素絲爲施於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云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爲施於裘毛之上者也承琪案古文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魏志記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夫以革爲裏此卽入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

書楊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注反衣者以其毛在內也然則謂素絲施於皮革者革旣在裏何由得見若謂施於裘毛之上則毛毳蒙茸又何由見乎古制茫昧此殆難以臆解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蓋惟其委曲自得不改其容故其行止動作皆如有從迹可尋鄘風委委佗佗傳云行可委曲蹤迹是傳箋意實相成也襄七年左傳叔孫穆子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無辭亦無倭容而言蓋孫子過而不倭外示從容有似委蛇之貌然爲臣而君則逆於理矣故曰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可識矣陸佃范處義王

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殊爲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
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於詭隨故爲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
孔驛軒經學危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案古書遇重讀
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狩卽書作君
子員一獵二員狩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
願一登二泰三華四山五神六人七共八遊九遊一〇乃重讀此
一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一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琪案唐
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
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一蛇二者故耳然諸書云委蛇者如莊子
田子方篇遺蛇其步釋文遺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
也後漢書竇憲傳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
也

還施儒林傳序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釋所載費
鳳碑有透遺之節唐扶頌在朝透隨衡方碑禕隋在公童子逢
盛碑當遂過池劉熊碑卷舒委適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且多
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於鄘風之疊二字者
矣

殷其雷

序云殷其雷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
徒歸也相勸之辭諳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
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亡之懼居者篤思念之
情君子閱而錄之因以爲輕用民力者戒若召南之世因材而

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簡書自奉每懷靡及而爲室家者嗒念征人勸之以義於以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案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更之耳

何斯違斯莫敢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

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稽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祇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承琪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文以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其地蓋本王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爲是

蘇氏以雷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近君子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更韻協聲不

必求其異義承琪案細繹經文三章皆言在而屢易其地正以
雷之無定在與君子之不遑甯居故傳於二章云亦在其陰與
左右於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爲正興顧夢麟以此詩爲反
興之始非也

字標有梅

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

爲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承琪案周

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失其盛

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云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東

萊說蓋本於此范氏補傳曰男女婚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

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

遑甯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

婚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二十而

標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衰首章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

也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

竝不以梅落爲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

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爲昏姻正時故正

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爲孟夏次章爲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

章爲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

仲春爲正昏之月而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於仲春

之月卽言奔者不禁耶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

二月之閒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也
也春飲五音之月而蓋夏前夏前可嫁娶限限官所必飲於春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意男
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皆可昏嫁
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
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
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
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

毛馬昭難肅諸說禮記昏義疏引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
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
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
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
士昏禮也莊氏葆琛云夫為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為殤况已適人乎儀禮總麻三月條有婦為夫之姊妹
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為夫之姊之長殤也又見士昏禮亦
無可考陳氏壽祺曰此言士之于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
此可見非謂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
禮有其文也

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

陳氏壽祺曰標有梅正義引未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通典因之謂三十二而嫁娶

者眾庶之禮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承琪案毛
傳以三十二為期盡蕃育之法其說自古王肅所云前賢有

言者今見墨子節用篇以為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文十傳雖云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注則引譙周說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甯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為通達所引喪服經為夫姊之長殤一語尤為明據馬昭以為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為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二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

有主婦晉袁準東督竝云二十二十禮之大斷若形智夙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以為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為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於十五二十之間而以十七為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標有梅傳標落也稽古編曰說文拋字注云弃也从手从尤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標有梅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野有餼葍趙注引詩葍有梅云

李零落也丁公著云李有梅韓詩也食貨志野有餓艾鄭氏注音菓有梅之菓總之韓詩當本作艾是正字毛詩作標者是假借字鄭德作菓亦借字孟子作孳者艾字之誤漢志作艾又艾之俗字也承琪案拋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標本訓擊謂此爲擊而落之於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標落也引字統云合作艾此艾亦卽艾字說文有艾無艾故段氏以毛詩標爲艾之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標與標同木末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考白帖引標有梅作標有梅李說雖似有據然於義太迂曲且與下二句神理不貫女子方自傷離而乃云求我庶士如此其汲汲乎求我庶士箋云我我當嫁者疏云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與

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願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此二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日鈔最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爲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考耳若朱傳以爲女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於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眾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爲周旋終多窒閼且風詩以傾筐壘之傳壘取也案壘卽概字之借玉篇概許氣切詩曰傾

筐概之本又作暨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概者故廣雅云概取也蓋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暨爲之耳嚴緝以暨訓仰塗遂解爲取之於地而霑溼殊爲牽強
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卽會也承琪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卽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爲會考毛於詩中謂字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殆以謂爲告言人所易曉故不復傳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當是用三家詩義至箋詩隰桑則訓謂爲勤而於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正義不言爾雅文蓋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小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宐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竝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施何乃爲此巾幗語承琪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古義曰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爲勤于王事則采蔡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星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昂卽指小星亦卽以喻服妾自傳箋以小星爲眾無名之星以三五爲心嗚小星隨心在天猶諸妾隨夫入進御於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

傳駁之謂夫人六而已不應以三五為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
 柳為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暈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
 所見則五非囑明矣嚴緝深取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
 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昂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
 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並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
 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琪案細釋傳文云亦
 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囑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
 於列位傳意蓋以小星喻貴妾三心五囑則似喻貴妾初未嘗
 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
 兩當夕者列位如所云後宮之號十有四位者然夫人之不如
 忌不獨惠及娣姪也即賤妾之無名者亦使之夙夜抱衾如娣

姪之更進迭御焉是則傳義實異於箋然即傳義果如是亦必
 以小星與三五參昂為二於首二句文義究有不順則信傳固
 不如信經耳之惠自其言此經觀不其言此經本亦未嘗以夫人

翁覃溪詩經附記曰裴駟史記集解序譬喻星之繼朝陽注言
 眾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囑出在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
 喻已淺薄也按毛傳本無隨字隨字乃鄭箋所加孔申毛義乃
 同鄭意以三五比夫人耳裴序注引毛傳亦因鄭有隨字遂加
 各隨二字於三五句上其實毛傳初未嘗以三五比夫人也承
 琪案此說甚是其又云次章維參與昂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
 名之星隨伐畱在天若首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則在字緊
 接小星何疑此則未確大雅其較維何維筍及蒲句首亦有維

字豈得謂筍蒲非即指藪而言乎
 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
 屬於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為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
 耀故取與於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承琪
 案禮郊特牲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昏義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
 以星為比或以經不言月為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
 安命而夫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
 也
 傳微貌廣韻作嘽注云小星也承琪案說文無嘽字口部嘽

小聲也引詩嘽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嘽蓋嘽字从口說文小
 聲者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為小貌正義曰此言小星
 故為微貌雲漢傳曰嘽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
 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嘽之為貌不甚大明此於日月為小故大
 星小星皆得為小貌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謂諸
 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承琪案行露豈不夙夜釋
 文出夜莫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盧
 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因妾改釋文為露又
 作暮足利古本於箋夙早也下有夜暮也三字與釋文正合今
 考蜀石經行露箋亦云夙夜早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為然又陟

配烝民兩箋皆有夙早夜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有昏昕
正承上文早莫言之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
見小星箋夙早下有夜莫也之文蓋因傳訓宵爲夜故箋於夙
夜之夜轉釋爲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
明傳云夙早莫晚是夙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眾妾
進御於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故總
言之曰宵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留也說文昴白虎宿星从日𠂔聲或謂昴字當
从𠂔象閉門今說文作昴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曰𠂔古音
讀如某𠂔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𠂔聲之劉留聊
柳等爲一紐𠂔聲之昴爲一紐此昴字古謂之昴漢人謂之留

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留毛以漢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

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承琪案毛傳云昴留也正義引

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考古訓𠂔字多訓就訓

留說文酉就也漢書律麻志留孰于酉傳旣以昴爲留則似昴

字本當从𠂔作昴釋文於此詩云昴又音柳於爾雅大梁昴也

云昴本又作昴初無定見若徐邈音萌又似昴本从𠂔亦未始

不可與稠猶叶韻但核以訓留之義當从𠂔耳集韻十八尤昴
星名詩維參與

昴字至陸堂詩學云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又昴象留

留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言

留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留而漢人書爲昴案此則不然書之曰

短星昴豈亦漢人所改邪况傳以留訓昴謂昴一名留則可若

謂昂即留字則豈參亦即伐字乎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說文巾部禱禪
 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裯鄭蓋以裯為禱之假借耳然說文自
 有裯字衣部祗下云祗裯短衣也裯下云衣袂祗裯襪下云裯
 謂之襪襪皆未嘗以為帳亦不同毛傳以為被說文又云衾大
 被釋名衾尸也其下廣大如尸受人也毛傳文義簡古以衾是
 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字且下云裯為禪被正以見衾
 為復被則其為大被可知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既為被不宜復
 云禪被也范氏補傳云齊詩作禱注云帳也此語不知所據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何必同衾禱李注引毛詩作裯但云禱與裯古字同耳
 趙天江有汜

序云姜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於首章云決復入為汜

次章云水枝本作岐从校勘記改正成清三章云沱江之別者皆以與嫡

媵本宜偕行箋云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蓋古者姪娣年

十五以上與嫡俱行許慎何休皆云然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

在行限而嫡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而無怨憾之意周易歸妹象傳正義

云妹既係姊為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即用此詩序義朱子集傳以為待年之

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入

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

白虎通義亦云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若此媵為待

年之故而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承璫案媵娣之名見於易

詩儀禮左傳公羊甚明諸侯一娶九女三國媵之毛氏著於韓

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為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媵或

以君之庶女君之嫡女雖多亦不為媵摯任仲文曰嬪周室春秋紀季姜歸京師魯叔姬歸於侯國皆媵也何彼

禮矣疏引皇甫謐云武王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此最為謬說或以同姓大夫之女故碩人

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嬴之媵大夫以下或不必備或以他人

然亦必有媵故喪大記云大夫撫姪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

皆所以息陰訟而廣繼嗣也此序祇言嫡媵不明其為諸侯大

夫士之妻然其嫡不與媵俱行後始悔而迎之則篇中情事顯

然王雪山曰婦人在母家必有久相諧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

者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有缺望不悅之心違者不欲以其

家昵厚者俱行望者不意其疏情相棄也此說微婉最為得之

朱子以為待年之女固非程氏則謂不以媵備妾御之數而待

君且以不我過之過為願如此則是歸後之事經中之乎歸句

成贅旒矣呂記嚴緝皆用之非也

正義云決復入為汜釋未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與與鄭同知

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不章自見故不解

沈青厓毛詩明辨錄曰以江之有汜興媵之有媵則三章同意

若以水決復入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首章且近於比矣江

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承琪案說文水部兩引一

曰涇水也从水叵聲詩曰江有涇中曰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

已聲詩曰江有汜此作涇者蓋三家詩但以為水名毛詩則作

汜以決復入為興鄭箋云興者喻江水决汜水亦然而諸本而

按勘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孔疏申之而傳義愈明此毛之所以

勝于三家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溢於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塆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戒渚之詁爲愜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治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而分流亦以喻嫡媵宜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文也

其後也悔傳謂嫡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事蘇頌濱戴岷隱始創爲冀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俟其自悔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怨嫡能悔過則美嫡卽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沱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仲輿曰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沱自況以洪

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死麕

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夫旣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毛傳於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死鹿爲廣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狗吠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劫脅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併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此詩所陳爲女之所欲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以無感我悅爲詩人我此女子者亦於詞氣不合惟范氏補傳云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

自死之鹿及以樸楸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何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女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未章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詞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尙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圖之無或違禮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案此說善體毛意且足破後儒三南之化及於女子而不及男子之疑

惠氏詩說曰昏禮束帛以鹿皮今日死麕乃不中禮之皮曰白茅束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次章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楸之不成林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虞東學詩曰昏禮儷皮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此正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無苟略也感悅危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道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承琪案二說一以爲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備然如惠說此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異義如顧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用麕皮者皆不如毛傳凶荒

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慶行賀人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又麋麋也麋鹿之屬也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麋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麋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麋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麋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呂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爲挑誘

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誘而汗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汗行而尙名之吉士者乎承琪案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立言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

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爲匪人亦復誤認懷春併以如玉之女爲蕩婦大抵泥於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幽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義禮所以爲王化之效陸士衡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最於詩意有合也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傳樸楸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李迂仲曰歐陽氏以林有樸楸之木猶可用以爲薪王氏則以爲林之有樸楸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楸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麋之文鄭氏以爲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楸野有死鹿其文相對不當言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也惟蘇氏云將取樸楸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楸當何用姑且從蘇氏承琪案毛傳樸楸小木也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爲二意鄭箋始以樸楸及野爲死鹿之所在正義衍之尤多牽強惟呂記云以樸楸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今考詩言昏姻之事往往及於薪木如漢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喻小雅之觀爾以析柞爲辭此雖似以析薪者離同爲異娶妻者聯異爲同起興然竊意古者於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蓋芻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樓攻媿荅楊敬仲論詩解云古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是則薪以供炬事或然歟漢廣箋有致禮餼之言芻以秣馬亦屬禮餼特古書殘闕無文以明之耳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犯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麋之刺與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

昭元年

鄭伯享趙孟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爲哉

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朱公遷云末章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卽所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者悅不可感龙且欲吠矣蓋旁觀者

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真有強暴之污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承琪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傳文竝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爲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也卽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巾致令龙吠義皆可通內則男子亦左佩紛悅故謂動女子之悅不如謂男子自動其悅也

何彼禮矣

序云何彼禮矣美玉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玉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爲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六經輿論以作詩之時爲東周采詩之地爲召南鄒允忠曰黍

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雍岐舊民事顧安得采於其地朱傳引或說以平王爲宐白齊侯卽襄公諸兒則誤認桓公爲襄公之子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爲平王子日知錄取此說殊誤許白雲已加辨正近陳氏稽古編更劇論之蓋毛鄭以平王爲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稱甯王爲正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后烝哉告于文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旣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迂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而後又有神宗卽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旣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爲一黃實夫以易康侯爲證彭汝礪奏疏

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人畏之此則未必然儀禮疏引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據鄭荅張逸以此爲魯詩說此雖於義難通然其以齊侯爲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預爲東遷之平王避若太公已封齊安得於齊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定論也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妣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田閒詩學曰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於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入之顧氏曰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昏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琪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大公之女武王莫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

女配呂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邶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禮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穢之諸見自知不類又更以創霸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小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移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印定心目遂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牢不可破而所言華實形色及別名又多溷淆王氏經義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

今本作唐棣移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則與棣棣樹也釋文不出移字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

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

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唐時韓詩尚存所引蓋韓詩也

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

作常棣移也何彼禮矣傳唐棣移也及箋內之移字俱當作棣

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

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為長玉篇唐作棣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

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琪案王說是也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

棠棣即常棣常棠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引小雅常棣作棠

棣顏師古注亦同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

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於安城荅靈運詩

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蓋許氏以移為棠棣即小雅

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有作棠棣者殆即許氏所本歟其又

以棣為白棣者意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列之此即召

南及論語之唐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

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

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棣小雅之

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于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矣

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梅疑當作李

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

子可食齊民要術引幽風義疏亦即陸機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

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

毛詩後箋二

名棣亦名奧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太平御覽
果部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者皆合奧郁字之通鬱奧聲之
轉總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爲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爾
見雅邪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
疏引之此則微誤說文以棣爲白棣而訓移爲棠棣未嘗以常棣爲
白棣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
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
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
如郁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爾雅以唐棣爲
白移謂似白楊後人如陸佃羅願遂皆以唐棣爲白楊而唐棣
之別有郁李車下李諸名則又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

理殊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華爲形容今姑無論其子
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華有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禮
矣再則曰華如桃李正謂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
詩之偏其反而則其華之禮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於常棣雖
不言其華然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萼
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
棣名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卽常棣一名移亦與移楊無涉
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此所
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有偏反之
華韡韡之萼邪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
亦惑之甚者矣

呂記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此語足破鄭箋訓之

車為往乘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

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

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為

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

來逆者先日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

國配若諸侯則反是於其逆夫人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即

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

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秋之

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鈞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

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日韓侯娶妻而後云蹶

父之子者異矣承琪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

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

齊侯之子說詩者於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荀悅申

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

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

萬世之法也

騶虞

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為非

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

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耳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

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孔子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氏謂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未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承珙案此說最爲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卽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擾庭董召南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陳氏壽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豮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園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虞或作吾漢書

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璣
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
至者也此采書大傳及毛詩爲說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
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
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答志則用
毛說承琪案此異義許氏從毛鄭無駁故知毛說不可易也說
文虎部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从
虎吳聲詩曰于嗟乎騶虞此亦全用毛說惟仁獸與毛傳義獸
不同毛用古左氏修母致子之說許則以其不食生物耳鄭司
農注周禮又云騶虞聖獸也此皆因瑞應而爲美稱總之虞字
本義專取騶虞故書大傳但云名曰虞而鄭注卽云虞騶虞也

蓋因古者先有此仁獸之名故掌鳥獸之官取以名之因而田
獵之囿亦以爲名以及七騶入虞或皆緣此而起毛公以序云
騶虞鵲巢之應又與麟趾相配皆繫之鳥獸爲義而且六韜周
書山海經伏生大傳皆在毛前而毛與之合爾雅自以獸非常
有偶遺其名不得因此遂謂古無是物三家以爲官名囿名皆
緣後起之義而以之詁詩則皆不如毛說之精切也

壹發五豝傳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姜氏廣義曰
豝隱深葭之中一豝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承琪
案說文以苗爲艸初出兒箋亦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深葭之說顯與經悖范氏家相詩潘云古者一發四矢蓋先後
發之非四矢竝發也一豝中而五豝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蕪

可見矣此說較有分曉
朱氏通義曰豕牝曰豨本爾雅集傳誤云牡豕陳潛室已辨之
黃元吉日朱子於吉日曰牝豕而此云牡豕傳寫之誤耳至集
傳用西都賦中必疊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蕃殖然有害於
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義未洽惟
獸多而不忍盡殺古詩人歎之以爲卽不食生物之騶虞耳承
琪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二云虞人翼五豨以待一發
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漢初經師相承之義蓋虞人驅
五豨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
之仁也

毛傳於五豨云豕牝曰豨於五豨云一歲曰豨二者蓋互見其
義或謂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其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
不知豨爲牝豕之小者吉日云發彼小豨其明證矣說文旣以
豨爲牝豕又云一曰豨二歲能相杷拏者也引詩曰一發五豨
先鄭注大司馬及廣雅釋獸竝云二歲曰豨是豨雖牝豕而以
其小者不孕故無害於蒐義至五豨傳一歲爲豨之說正義以
七月言私其豨爲證又與先鄭注大司馬及說文廣雅皆合太
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豨玉篇云豨小母豬豨與豨
同故說文云一歲曰豨尙叢聚也然則豨亦牝豕而更小於豨
毛傳於豨言其牝而於豨言其小義相互耳所以專取豨豨者
說者謂豨豨獨喜害稼郊特牲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除春農
之害也爾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於釋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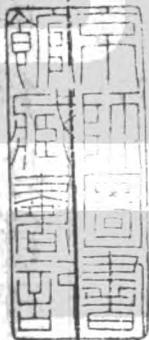
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豕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豕豕亦豕子也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淮南子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暮年不得食今皆一歲二歲之豕所以爲仁也承珙案毛傳訓豕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日縱者蓋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相懸耳

禮記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又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是則騶虞之詩文武之世已入樂章故周公制禮於大司樂鍾師射人及儀禮鄉射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三辯篇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文王時詩周公成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晁說之言魯詩謂騶虞作於康王之世當亦是用爲射節至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則更無可考矣

宋韓滂澗泉日記云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谷際岐曰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爲囿未知何據考說文騶廐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廐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囿者爲長至謂之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商

拘文王于姜里散宐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
之乘則亦指為獸矣况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已不
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流此論殊為失考承琪案澗泉曰
記此條原注云封禪書圍騶虞之珍羣則騶虞必獸也是則流
意仍以騶虞為獸其出於近世之說尙是引歐公語不然注與
正文不應自相矛盾谷氏駁之殊誤陸堂詩學曰明宣德四年
滁州獲一騶虞獸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
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物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九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